

天津风土丛书 TIANJINFENG TU CONGSHU

来新夏主编



徐士葵 著
张守谦 点校

敬乡笔述

敬 乡 笔 述

主 编：来新夏
副主编：张宪春
张 格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1986 · 天津

责任编辑：窦永丽

天津风土丛书
敬乡笔述

徐士銮 著
张守谦 点校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湖北路27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 6.5印张 2插页 101千字

1986年11月第1版

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,600

书号：11330·9 定价：1.20元

《天津风土丛书》总序

来新夏

记一地风土民情、遗闻琐事的书是地方志中的一大支流。它不仅可资掌故谈助，也可备编写方志的采择，现在还可供旅游者参考。它起源甚早，南北朝时梁、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是比较著名的一部早期风土著述。但所记为两湖地区，范围似嫌略广。宋、孟元老所撰《东京梦华录》则记开封一地风土，为后人所喜读。清人对这类书的撰述尤有兴趣，项维贞《燕台笔录》、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之记此京，周亮工《闽小记》、施鸿保《闽杂记》之记福建，厉鹗《东城杂记》、徐逢吉《清波小志》之记杭州，陈作霖《金陵琐记五种》之记南京等，几于屈指难数。但书多散刊，搜辑不易，于是有风土丛书之编。繁者如丁丙所辑《武林掌故丛书》，多至二十六卷；简者如《上海掌故丛书》、《北京历史风土丛书》，均集多种书于一编，便于翻检。天津虽位居名

501/28

城，除《津门杂记》较为人所习知外，其他风土著述则多被忽略。一九三八年，张江裁辑印《京津风土丛书》时，涉及天津者也仅收入二种，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。这就促使我想约请一些同道者共同整理出版一套《天津风土丛书》，而天津古籍出版社不计草创之艰难，把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毅然引为己任，从而使我的设想成为现实。

这套丛书所收都是成作，我们仅作点校整理，不妄加删定。当然，这些书的作者多是封建文人，书中无疑会有不少封建糟粕。不过若从另一角度看，这些部分也真实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地方风貌，如果予以删除，那就失去了时代特色，但为帮助阅读，整理者均在每种书前写一点校说明，供读者阅读时参考。

这套丛书虽然不是什么创举，但至少可以起到保存地方文献，提供乡土资料 and 介绍天津历史风貌等作用。所担心的是由于整理者种种客观原因和我在工作中的疏略，可能会出现某些使读者引为憾事的不足与缺点。这只有借公开印行的机会来求助于广大读者。

这套丛书基本上一一种一册，但为了平衡篇幅，也可能一种数册或一册多种。虽名曰丛书，但不作统一编次，可分可合，以应不同读者的需要。

这套丛书的生命力将依靠广大读者的支持与
指导。我愿意随时按读者的需求以供驱使，并将
此视为我学习和生活中一件极感愉快的事。

一九八六年五一节于天津
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

点校说明

《敬乡笔述》八卷，徐士銮撰。字苑卿，一字沅青。生于清道光十三年（1835），卒于民国四年（1915）。天津人。与徐世昌同族，是徐世昌的曾叔祖。其生平事迹及收集桑梓掌故，撰述本书等事，见附录中之徐士銮小传与《天津县新志·艺文》的《敬乡笔述》提要，不再赘述。

同治《续天津县志》纂修人銜名中^①，载“记名御史内阁侍读戊午举人徐士銮”任“分校”。这只是个虚名，实际他并没有参与《续志》编纂工作，当时他也并不在天津。《续志》编纂有颇嫌草率之处，徐士銮对此持批评态度。他收录了大量桑梓遗闻佚事，诗文掌故，又多有考证，因之就不能不有比较，不能不有针对性。

《敬乡笔述》多数篇目的内容，就是针对《续

① 《续天津县志》，以下简称《天津县续志》、《天津续志》、《续县志》、《续邑志》、《县志》、《邑志》、《续志》、《志》。

志》的遗漏和错误，作补充和考辨的。这些文字，大致可分三类：

一、乡贤耆旧的遗闻遗事，有关地方文献的遗诗遗文，未载入《续县志》的；

二、乡贤人物已载入《续县志》，但事实有误，或应记未记的；

三、天津掌故《续县志》未录，或记而有误、有不足的。

作者希望这些材料日后重修县志时，可供利用和采择。另外，作者也搜集了一些《津门诗抄》未收的乡人的诗作，以备续编《津门诗抄》时采录。

《敬乡笔述》增补了《续天津县志》的漏载，并订正了某些舛误，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《续志》的补充和修订。作者在纠正《续志》错误和补充其不足的同时，自然也就提出了他对修志的一些看法。他的这些看法总起来说不外两类：一类是涉及到体例方面的，如收录的范围，新志与旧志的承续关系等；一类是属于技术方面的，如一人二传，或叙事前后矛盾等。他的这些对于修志的见解，可供史志修纂，尤其是天津史志修撰的参考。

由于本书作者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，书中某些篇章歌颂了封建的忠孝节烈，因果报应，我们

对此应取批判态度，但作为资料，为保持其原貌，故一仍其旧，不加删改。其引文与原书或有出入的，也未改动，只是不加引，以示区别。个别文字显系刊刻错误，按照整理古籍的通例改正，并加以必要的说明。

《敬乡笔述》原来只有抄本传世，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才有天津徐氏濠园刊本，此是徐世章刻印的。徐世章是徐世昌的堂兄弟，比国留学生，曾任津浦铁路局长。徐士璠民国四年（1915）去世，没能见到《敬乡笔述》的刻成。《敬乡笔述》只此一种刻本，本书附录的徐士璠小传（蔡可权、高陵雯各一篇）、徐世章的跋，都取自这一刻本。

徐士璠曾纂辑《医方丛话》八卷，刊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；《宋艳》十二卷，刊于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，都是“徐氏蝶园”家刻本。《宋艳》后又被收入上海进步书局的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五辑。徐士璠谢世后家道中落，他的后人把《医方丛话》与《宋艳》的版片廉价出售，被固安贾廷林（徐世昌的幕宾）购得，转给了徐世章。徐世章用原版片于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重刷了《宋艳》。重刷本《宋艳》附有与《敬乡笔述》相同的《天津徐沅青先生小传》，用的是同一版片。这篇小传较附在《敬乡笔述》的一篇多

“蔡可权曰”的第二页。看《敬乡笔述》所附的《徐沅青先生小传》不知何人所作，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《敬乡笔述》、天津社科院图书馆所藏《笔述》朱刷本，这一小传都只有一页，至“八十卒”为止，可见是印刷时就漏印了第二页。见到重刷本《宋艳》，才知道作者是蔡可权。现据重刷本《宋艳》将小传补全。

张守谦记 1985年5月1日于

天津师大图书馆

天津徐沅青先生小传

君姓徐，讳士奎，字苑卿，一字沅青。天津人。祖讳炆，乾隆癸卯副榜贡士，老而劬学，即世所称徐朗斋先生也。君克绳祖武，学古有获。少从同邑杨香吟先生治举子业，咸丰八年举于乡。十一年官内阁中书，旅擢典籍，累迁侍读、记名御史。士大夫多慕其治事励行，乐与之游。同治十一年，出守台州。居九年，政绩平易，台民颂弗衰。光绪七年，引疾归里，年才四十九。一志勤著述，每辍稿必就正杨先生，犹昔年执经侍坐时也。喜探讨掌故，《内阁题名》《皇朝谥法考》皆有续纂。摘赵宋一代故实为《宋艳》十二卷，俾后之学者，不以情欲之私，害礼义之正。又著《医方丛话》八卷，阐古人立方精意，以济病者。博集周景王以来迄唐咸通货币为《古泉丛考》四卷。录乡党遗闻佚事为《敬乡笔述》八卷，敬恭桑梓，结撰尤精。《文钞》一卷，《诗钞》五卷，均以《蝶访居》名，以太常仙蝶

曾两至其居，乃别辑《仙蝶图咏》二卷，盖于太常仙蝶有夙缘云。宣统三年国步改时，君年七十有九，岩阿养晦，忧心殷殷，文酒酬酢，颓然寡欢。年八十有三卒。

蔡可权曰：夫立丰功于当时，流惠泽于无穷，使民没世不能忘者，无论矣。其或有宏愿伟抱，未获大用于时，歆然以立功为未足，而犹思立德立言以补之。呜呼，斯人也，亦歿而可祭于社者也。诗云：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，徐君有焉。①

① 本书前言中已指出，“蔡可权曰”以下一段，不见于传世《敬乡笔述》中。兹据徐士奎纂《宋艳》（徐氏濠园补刊本）卷末所附《天津徐沅青先生小传》补。

天津徐沅青先生小传

徐君讳士奎，字苑卿，又字沅青。天津人。乾嘉间有副榜贡士徐公朗斋图讳炳者，好读书，终其身丹铅不去手，君之祖考也。君尝受业同县杨香吟先生之门，治举业能中尺度，举咸丰八年乡试。十一年入资为内阁中书，既补官升典籍，再升侍读、记名御史。同治十一年出守台州。光绪七年引疾归。始君仕京师与诸名士游，即喜探讨故事，《内阁题名》、《皇朝谥法考》皆有续纂。及解组归，年甫四十九，益潜心著述。时杨先生以耆宿设帐里中，生徒甚盛。君有撰著，辄就质疑。先生以义广之，璽璽受教，无异昔年在塾时，故君尝以门弟子领袖自居。君以为生人情欲之私，最足败名堕节。值读《宋史》，遂刺取书中故事，条举类证而规之，以先正法言，既自儆，亦使人戒，为《宋艳》十二卷。又仿陆宣公《忠州故事》，冀以方剂活人，为《医方丛话》八卷。搜集历代货币，始周景王迄唐咸通，博引

精斟，为《古泉丛考》四卷。手录天津遗闻，裒然成册，为《敬乡笔述》八卷。其所著集为《蝶访居文钞》一卷，《诗钞》五卷。蝶访居者，因太常仙蝶以名其斋，故又辑《仙蝶图咏》二卷。君归田后，历三十年之久，未尝与文籍相违，以是所撰述富。而致力尤勤者，则在《敬乡笔述》一书。惧遗文之散亡，惩旧志之罅漏，凡事涉文献，虽片词只字，罔不什袭钞存。往往拾一坠闻，欢若获宝。至于剖析义法，纠正瑕疵，则严如酷吏，直如诤友，于前人之书，不少贷焉。盖自乡人蒋君雄甫后，视斯事如性命者，君一人而已。二十六年兵燹，文会涣散，杨先生亦没。君失所放，齿衰世乱，意兴颓然。宣统三年，年七十有九，值国体变，益难为怀，越四年卒。

高凌霨曰：吾闻台州号称难治，故徐君作郡，未尝有赫赫之名，然亦无堕行。独其殚心乡故，穷搜富积，以饷后人，其功未可设也。余纂县志至宣统辛亥年止，其时君尚在，例不立传，今没十余年矣。恐其遽即于湮也，为撮其事行如此。

敬乡笔述序

《诗》曰：“惟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孔子有夏殷之礼，而叹其无征，特以文献不足故。则文献有关于乡党也，岂浅鲜哉？津邑为畿辅近地，文物为他州县冠，始有《卫志》，继有《县志》。《县志》之续修也，则在咸同间。继时世变迁，传闻互异，纂述之余，不无讹舛阙略。于此欲以信今传后，不可无以厘正之。而吾人撰述于其所讹所阙者，须于抑扬轻重之间，随在以定所归，不可有与前人为难之见，将使人更有以议我也。徐子沅青《敬乡笔述》八卷，订讹补阙，务求详尽，不使后人一误再误，厥功甚巨矣。且北方风气，不尚标榜，不务声华。乡前辈老成典型，率皆醇谨自守，无诈无虞，非必有卓绝大过人处。而迹其生平，言行不苟，足为人所矜式者，正不乏人。如略而弗书，将所谓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谓之何哉！廉行也，实为至行，是在有识者表而出之。一任歧途煽惑，卒能

守正不阿，我行我素，俾见异思迁之士，或有所悔悟，不至苟于目前，顿改故步，此即载笔者所厚望也。至编中所纪孝义节烈，则又就其所见所知者，详为订正，务使其人其事，久而可考。其审慎郑重之心，尤足以励人心而表潜德。统观八卷，有典有则，不蔓不支，夫岂舍其大，取其细，徒供人之浏览已哉！

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闰三月庸叟杨光仪。时年

天津县新志·艺文

敬乡笔述八卷

徐士銮撰。士銮，字沅青，见徐炘传。士銮中岁归田，潜心撰述，尤以乡邦掌故为重。凡有关于文献者，虽片词只字，罔不手录辑存，以备后来再修县志及续纂《津门诗钞》之助。凡二书所阙者，补之；讹者，正之。征引繁富，而附以已见，颇类考订家言。士銮素不满意于同治《续志》，时有指摘，分见各篇，更罗列错漏者数十条，汇为一卷。绳愆纠谬，殆吴氏之诤友也。